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一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387

(1-4)



目次

華倫夫人的職業.....蕭伯納

偽君子.....莫利哀

幽靈.....易卜生

西特.....孔乃爾

浮士德.....哥德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一集

華倫夫人的職業

原名 (Mrs. Warren's Profession)

英國蕭伯納 (Bernard Shaw) (1856—) 著

(序幕) 華倫夫人的女兒維維，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的女子。她現在已二十二歲了，很有實利的思想，恰巧那時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美術家布萊脫走來問她道：「那末你的生涯既非浪漫史，也沒有美嗎？」她答道：「我全不思想這種事情的，我祇是依着勞動而受報酬，疲乏了便舒舒服服的倚在椅子上，吸吸紙烟，飲着少量的威士忌，讀讀偵探小說，覺得最快樂了

。「看她的答語，可見她確是一個講究實際的女子。華倫夫人伴着新男爵克洛夫歸來，夫人已是四十五六歲，年將半百了，可是十分美麗。克洛夫是個五十來歲，用紳士的衣服包着野獸本性的男子。「我真羨慕那位姑娘，又覺得我好像是她的親父。」他想把這個姑娘收爲己物，因此問題的未解決而煩惱着。青年佛蘭克戀着維維。父親加特那牧師也來了，一見華倫夫人，真是出乎意外！牧師是夫人昔日膩友，是和克洛夫同遊的伴侶。（

第二幕）克洛夫對華倫夫人說，請她把維維給他。到了結果，互相罵起來了。後來維維想要自立，對母親說：「我所希望的職業，雖是大家知道的，你的職業有誰不知道；又何必哭泣呢，雖說是爲母的權利，你完全是我的母親嗎？誰是我的父呢？或者是那個可厭的東西——克洛夫——的惡血

，不是在這個血管中流着嗎？」母說道：「這樣的人的確確是沒有的。」女冷淡的道：「恐怕的的確確的事，也祇有這事罷。」母說：「誰願意去做這種賣買，不過因饑餓與虐待迫在眉前罷了。有才無錢且無身份的女子的活路，祇有這一條是開着的。世上的裝着淑女面子，安樂的人們，不也是喜懼有錢的男子，想和他結婚，而利用他的金錢嗎？不過不用結婚的儀式，祇有這些分出了是非曲直。」維維的心被母親娓娓述說的話所感動，偷偷的搖着母親的臉說道：「媽媽！你實在是強健的人啊。你心裏也不覺到疑惑，不安，和恥辱嗎？」母說道：「有甚可恥？沒意思的面子，我是嫌惡的。世上爲了女子而開了這樣的路，所以別的路途就可不行了。」維維作沉思狀。（第三幕）翌日，在牧師加特那家中，牧師的兒子佛萊克正與維

維相戲，克洛夫來了，打發開了佛萊克，對維維說：「請你做了我的妻罷。」維維跳了起來。克洛夫老着面皮說道：「無論什麼時候若是覺得討厭了，說了出來也好。從你的母親的賣買得來的錢，也非常容易。我想養成你作着這副驕慢的顏面的學問的金錢，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罷。在布爾塞置有一月店，維也納二月，波達彼士脫一月店，已下了同業中少有的四十萬磅的資本，你的母親做着經理而經營着的大公司的收入，統統是由此弄來的錢。」維維道：「母親因為太貧窮，就沒有是非的選了這賣買，可是你雖是有福的紳士，却貪迷三分五厘的利息而做着同樣的事。你是一個平常的惡漢，社會還沒有寬恕你，倘若法律也來保護你，那末社會上都是惡漢了。」她說着要走。克洛夫氣憤着要阻止她，她道：「請安靜罷！人來了。」

「說着按了一按電鈴，佛萊克立刻拿出手鎗。克洛夫作恐懼狀，暫時看着旁邊說道：「在你未走之前，我有話要對你們說，你是佛萊克君的異母的姊，是牧師聖曼爾加特那的長女維維，維維和異母弟佛萊克須好好的過去。」說着向門外走出去了。（第四幕）倫敦某事務所，維維走出鄉間已有二日。昂奮之氣已經平息，精力也已回復，每日仍舊勤慎辦事。佛萊克走來，與維維結爲新姊弟，布萊脫因爲要到意大利去旅行，走來相約，要伴着維維一塊兒到意大利去飽受美和浪漫史。維維冷然道：「請你不要再說戀之夢，人生之美，和浪漫史這些話罷！我已沒有幻影了，請你把我當作一個永久獨身，永久非浪漫的女子罷！」說話之間，維維又發見佛萊克布萊脫，關於她母親的事所知很多，不過知道她沒有正式丈夫，是個品行不良

的女人罷了。華倫夫人的職業，母之職業的二句可厭的話，不絕的響於耳際，跳躍於舌尖之上；但也不能放在口上。她最後取了筆，把此可厭的二語記了下來；但忽又撕破丟掉，掩面伏下。後來華倫夫人走來尋女兒的蹤跡，熱心的勸女兒一同歸去。夫人竭力說着富的快樂，不要爲習俗的偽道德所迷，丟掉沒有依靠的母親。女兒靜靜的說道：「我也很明白習俗的道德虛偽，同情於爲境遇所壓迫的母親命運；但我祇說願意改就別途。」母絕望的太息說：「我不是要你做一個把母女之情弄得不可思議的偏屈者而叫你受教育的。我因自己的教育未受完全而苦痛，要你不感到我的痛苦而叫你入學的，你從我這裏盜去了大學的教育，我不時的想做一個善良的女人，因而我做了正道的的事情；但反而受了虐待，我乃不得不咀咒正道了。」

我是善良的母，因要自己的女兒作一個善良的女子，反被自己的女兒把我當作有癩病的人，要把我離棄了。自今日始，我向神起誓，要做惡事，祇有做了惡事，才能得着光榮。」女兒道：「我和你一般的走着這條路，從未信過別的途徑。從你底下一看，你依然是一個習俗的婦人，因而我想離別。我說的話，是很正大的罷。」母道：「或者如此，大家的都做正大事情的世界，還沒有到哩，哦！歸去罷。」夫人也不和維維握手就走向了，維維連忙向着簿記臺，就閉幕了。



偽君子

原名 (Le Tartuffe)

法劇作家莫利哀 (Jean Baptiste Poquelin Moliere 1622-1673) 作

莫利哀最初以喜劇作者，博得名聲。上得專擅帝王（路易十四）之寵，下受市民一般的歡迎。這般到了得意之絕頂的他，在正當四十二歲的時候，突如的另開了個境地，拋却一向輕快洒逸的筆致，發表了偽君子那樣深刻刺入骨的作品。他看了當時社會中因了某種原因，而得擅弄權力的日休德派的僧侶之破戒無慚的行動，是怎樣的苦悶！偽君子一書，即滿溢着他對於這些景狀的尖刺的譏諷。此作一經發表，便爲了權力在帝王以上的僧

侶，中途遭了禁止上演之厄；但因時勢之推移，被許可再演時，便博得了非常的歡迎。對此曾釀成如此難抗的物議的作品，用近代進步的眼光看來，其在藝術上之價值爲如何，在此雖應避去細評；但此作全體所能見到的作者嚴格的態度和敏銳的觀察，是很值得贊揚的。「達爾基夫」法文意爲「偽君子」，書中作人名用。

梗概 第一幕 巴利查根宅，幕開時，迷信偽君子達爾基夫，奧爾根之

母白爾納尤，和查爾根後妻愛彌兒，子大米，女瑪利亞，並愛彌兒之兄科

倫低，及侍女陶黎等人在前，白爾納尤則緩步着，把其他諸人做她一人的

對手，說出種種頑硬的意見，漸漸開始了對於達爾基夫的口論。白爾納尤

贊美達爾基夫的高德，她努力爲他辯護，其他諸人都反駁她，罵達爾基夫

爲僞善者。白爾納尤說：「奧爾根把達爾基夫君招到自己家裏來，這是好意啊！所以達爾基夫是受了神的旨令，一切都嚴格的說的。」說完了便回去，留着科倫低，大米，陶黎諸人，他們就大談其奧爾根對於僧侶達爾基夫的信仰的熱度之高。大米則要求科倫低，去在他父親前，勸說關於他姊姊瑪利安和伊的愛人並曾許了嫁的波萊爾的結婚的事。這時奧爾根回來了，科倫低勸他停止對於達爾基夫的信仰；但奧爾根不聽，他仍只贊賞那僧侶之事。他的信心之厚，可在他說的：「前天祈禱的時候，發了怒捻殺了一個跳蚤，如今我非常懊悔着，」一語中看出。科倫低嘲笑他，罵他是似是而非的宗教家，是假裝熱誠，隱蔽罪惡，耽於樂欲，玩弄權謀；至於信仰和節操，是完全沒有的。他喝破道：「足下的信仰他，只不過受他的

外觀的迷惑而已。」奧爾根因而發了怒，想離去的時候，他爲了瑪利安和波萊爾的結婚，起了個口占；但只曖昧的說了幾句得不着半些要領。他又被迫問着：「你的真實的心意，究竟是怎樣的？」他便說：「是跟着神的意志的。」退場去了。科倫低便獨自道：「不知是着了什麼邪魔？倒有些憂呢！」

第二幕 場面同上。奧爾根勸他的女兒嫁給達爾基夫。在旁立聽着的侍女陶黎出來問道：「爲什麼以這般大的身分，去招進一個乞丐僧來做女婿。」奧爾根道：「他是尊貴的，他憂浮世之事，更憂着來世，他犧牲了身分；但如今他能夠恢復他的身分；並且他所有的土地，也是很廣大的。」陶黎說：「委一身於神而做着苦行的人，顯示出這般身分是不該的。」她

說穿了這一段婚事的不合，但奧爾根不去答她，把她大聲罵了，卒使陶黎歸於沉默，再去勸說女兒。這時陶黎又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奧爾根便負氣而出。出後，這裏的瑪利安正說着：「可有逃出這苦境，去和波萊爾結婚的法子？」時波萊爾恰正來了。他說聽得了奇怪的事了，他便說了達爾基夫的一段婚事，最後問瑪利安你答應嗎？瑪利安說：「我不知怎樣才好，我只能跟着你的心做去。」波萊爾勉強不自然的說「去與達爾基夫結婚吧。」說完出門，女也出門，二人在無辜的口角之後，便將分離而去，這時沉默着的陶黎出來了，她巧妙的使二人重新要好握手。波萊爾說：「你說了那樣的話，完全見得你的沒同情。」瑪利安說：「你也是太不該的人啊！」這時莞爾着的陶黎說了：「總之二位在沒有分離之間，那樣的事，是

不可給人見的，」便使二人離去。幕下。

第三幕

大米激憤氣昂，誓欲破壞姊與達爾基夫之婚約。陶黎安慰他道

：「達爾基夫非常愛好你母親，這事請求你母親解決吧。」她現在就爲此去迎接達爾基夫，使大米隱於一室，自己也退場。達爾基夫出場，場中只有他和愛彌兒（即大米母親）二人。達說：「我在神前祈禱着我爲了你，情願把我自己犧牲，」說了對愛彌兒作無禮之舉動。愛彌兒便來乘機探問他與瑪利安的婚事的真意。達爾基夫說：「這因爲我發見其他誘惑我的東西吧了。世上只有你纔是我想望的。」他又把愛彌兒極端贊揚，說她是「美之神。」又說「我的幸與不幸，是以你的一個心來定的。」愛彌兒却婉拒之，請他「盡力使波萊爾與女兒的婚事，得美滿成功。」這時躲在鄰室

的大米，聽了他們這一番對話，出來氣憤的罵道：「不要廉恥的東西，我將把此事洩之於父親面前，剛巧奧爾根來了，他便逐一說出，奧爾根在言下阻蔽，反叱責大米，說着「已經奪去嗣權，不要再來上門，」把兒子趕出。其後達爾基夫說：「請你鑒察我，看着你責叱無辜者的苦痛！」又說：「爲了我，使尊府一家不安，我還是清清白白的離此吧。」奧爾根多方勸阻，達爾基夫始說：「好吧，謹從尊言；但將來自當謹慎，在尊夫人前，也當規避。」但奧爾根反懇求道：「這般客氣，是無須的，請常常過來吧！——我還得請你做我的續嗣者，把一切的財產給你；若能得你那般體面的養堦，真是如何的幸福，你肯否答應我？」呵！真是神的慈心！」那

我就去作證書了。」幕下。

第四幕 場面同上。科倫低來對達爾基夫，托求請盡力仲裁大米的被逐，給他們一家以和平。達爾基夫則言及旁事，不肯允納。他說：「今天大米的過火之言，實不爲神許，故今後他終也不能再居家中，」說完逃避。科倫低追蹤着說：「然則以彼父一時發怒所說的話當了真，從橫裏去受他的嗣續權，這也是天意嗎？」達爾基夫以祈禱時到爲由，逃避到二樓去。一會，愛彌兒，瑪利安，陶黎等出，請科倫低去破壞今夜的婚禮。適逢奧爾根進來，瑪利安請她的父親停止給與達爾基夫的婚禮；但未蒙允納。愛彌兒說：「你被那人要求着，便完全盲了目，所以今日之事，想來不致真的去實行。」但奧爾根誓說：「決非虛言，即刻給你們證據看。」說完叫諸人退場，把那證據隱藏在桌下，使陶黎去迎達爾基夫，一會達爾基夫來了

。愛彌兒說：「如今我將坦白的報答你的盛情。」達爾基夫說：「使你快樂，這是我的最大的義務；如蒙戀慕，這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愛彌兒這時還是用甘言蜜語說着，達爾基夫仍舊入了迷，他請求道：「既如此，請給我看看那證據書。」愛彌兒說：「但你須知道神的審判是可怕的。」達爾基夫說：「如果真怕着那樣愚事，我便給你消解；就是不要公然，守着秘密，那就隨便做怎樣的罪惡都不要緊了。因為秘密的罪惡，便不是罪惡了。」說完他想去擁抱愛彌兒的刹那間，奧爾根便出現了。罵道：「幹着甚事？奉身於神的人，竟想欺騙我嗎？狗都不如的畜生！」又逼着他：「即刻便請出去吧。」這時達爾基夫忽然變了態度，「應出此屋的是你，何得假裝主人面，這屋是我的所有，」他反而也詈罵了一場退去。奧爾根：「

啊！了不得了，大失敗了。除那讓給他財產的證據以外，還有可愛的。
「愛彌兒問：『還有可愛的是什麼？』容我詳細說來，只是那箱子，不知可
還在二樓，去查看查看吧。」幕下。

第五幕 奧爾根對科倫低訴道：「友人所寄放的緊要秘密的箱子，還在
達爾基夫那裏，這實在使我不勝憂急。」又激怒道：「戴上像煞有介事的
熱心的宗教家的假面，腹中竟藏着這般可怕的毒。啊啊！不該，不該，從
此不敢信用宗教家了，可厭，可厭，真厭極了。」科倫低正安慰着他，母
白爾納尤，愛彌兒，瑪利安，大米，陶黎等來了。奧爾根把此事逐一講給
母親聽，「達爾基夫使我破滅，想橫奪我們的家財宅地。」白爾納尤反而
不信，幸科倫低來息了他們的爭辯道：「快些及早想法，若給那東西先下

了手，便會陷入非常的苦境中。」說着時警吏來了，家人等直退之後，又命令把家財一切明白交出來。奧爾根說：「叫我遷出？」「是的，你當然知道，這已是達爾基夫氏之所有，證書也是正式的，所以無須異議。」這時自白爾納尤以下，都非常的憤激着；忽然波萊爾慌忙而來，勸告諸人，趕快逃亡；因為那東西在陛下前，說你有破壞臣民之義務，觸及刑法的重大秘密物所藏的箱子，所以是國事犯幫助罪者，聽說他如此彈劾了的。奧爾根吃驚想逃，達爾基夫却已和警部的官吏同來了。指着奧爾根道：「在國王陛下的名義下，宣告你已是入牢之身。」奧爾根說：「不知恩的東西！我曾把你從悲慘的境遇中救出來過的啊！」達說：「此恩未忘，但是忠君之義務，當是第一。」大家便都質問他，他便宜嘯道：「任你們怎麼罵，

都不要緊，爲了神，我做什麼事都能忍受。」說完，要求警部命令執行。警部道：「你所注意的，確實都是對的；如今請即刻向監獄去吧。」達爾基夫這纔吃驚「要我去嗎？」他又問理由，警部說：「不必說給你聽；」一方對奧爾根說道：「想來你是吃驚了，但如今請安心吧！」便說出達爾基夫罪狀暴露的顛末，並說及皇帝陛下之德，告訴奧爾根他因友人蒙罪，皇上爲了他平日之忠義，故特赦。諸人皆大歡喜，罵送被牽引去的惡僧達爾基夫。幕下。

幽靈

原名 (Gjengbuglere)

腦威的劇詩人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 著

此劇是易卜生作品中最卓越的作品，一說到易卜生，就想到此劇中的人物和表現於其中的思想。

大概說欲支持被近代思想的襲擊破壞了的舊家庭的信仰，大大被敗退的魯鈍的牧師；和出了舊家庭，投身於巴黎的藝術界，在放恣的感情生活中害了身體，知道那個不外是一種遺傳，自己投了藥走向母親的可憐的兒子。此等事件和流於其間的黑暗的思想，都不過是近代其物的幽靈。

第一節 故侍從陸軍大尉阿爾文家。大尉在不節制的短促的生涯中，生了二個兒子；一個名叫沃司槐爾特，一個是從女僕腹中生出來的異母妹萊綺娜。貞淑的夫人阿爾文夫人，百方纏綿大尉的亂行，世間乃以大尉爲一個仁慈的君子。萊綺娜是她母親的丈夫恩格史托能特的子嗣，夫人自當盡養育之任，所以她的和兒子沃司槐爾特爲異母妹的一事，除了故大尉和恩格史托能特的妻以外，誰都沒有知道。

在巴黎畫界中略有名聲的兒子沃史槐爾特突然因病歸家。劇本始於沃史槐爾特歸家後。

女兒萊綺娜，手持灑水壺立於通庭院的竈間門口。恩格史托能特跛足作異裝，向那裏走去，造着女兒和沃史槐爾特謠言，並說要請萊綺娜做他近

日正在計劃的水兵俱樂部的助手。女嫌而拒之。反覆作了種種問答後，恩格斯托能特出去了，恰巧牧師曼特爾史進來。牧師曼特爾史是因爲欲對夫人說許多關於故阿爾文的紀念孤兒院的事來訪沃司槐爾特的歸家的。牧師入室後，在談天之際，注意到夫人在讀新思想的著述，吃了一驚。

沃司槐爾特進來了。牧師說：「沃司槐爾特的銜煙管的模樣，和已故的侍從很相像。」沃史槐爾特也說幼時有一次曾在父親的室中用父親的煙管吸煙因而致病。三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忽都追懷起往時來了。後來談話更進及家庭。沃司槐爾特讚美巴黎的青年的美術家的生活和自由的青年的意氣。沃司槐爾特出去後，曼特爾史問夫人道：「夫人以爲如何？」夫人坦然的答道：「沃史槐爾特所說的，並非無理。」又對受驚的牧師道：「我們

若過起如此的寂寞生活來，也一定要作如此想念的。曼特爾史君，但我已無話可說了。你能代我說一些話嗎？」牧師覺得夫人的話太亂暴了，說明了至今爲夫人所盡的苦心，並謂夫人非但沒有對丈夫盡過做妻的義務，就是對於病子，也沒有盡爲母的義務，甚至說：「你竟把自己的兒子，逐至他國！」

夫人對牧師的攻擊再不能忍耐了。夫人至此才對牧師說明自己的丈夫是因不節制而天死的，自己爲了包隱此事，不知費了幾許苦心。丈夫和女傭（萊綺娜的生母）的密語至今尙惱着夫人的頭腦。其時沃史槐爾特訴着天氣不好而走了進來。萊綺娜也報告食事。沃史槐爾特說道：「我來幫你們開瓶塞罷！」跟在萊綺娜之後入食堂。一會從食堂那邊洩出了聲音。「沃

史槐爾特君！你瘋了嗎？快走開呀！」牧師吃了一驚，「到底什麼事，那是什麼事，太，太？」夫人飲着聲，「是幽靈！溫室的兩人復生了！」夫人從前在和女傭之間聽到的密語，今日在他的兒子和萊綺娜之間聽到了。「幽靈」之名，是從這裏來的。

第二幕同室 曼特爾史和夫人從食堂出來。沃史槐爾特和萊綺娜也出來。曼特爾史對夫人說明沃史槐爾特和萊綺娜的關係，並罵恩格史托能特的以少些之錢去和墮落的女子結婚。夫人反問道：「那麼和墮落的男子結婚的我，應得叫什麼呢？」又說萊綺娜確是丈夫的女兒，所以想立即叫她離開家庭，並欲對沃史槐爾特說明。牧師道：「你連想到破壞令郎的理想後，他作何狀的母之慈悲也沒有了嗎？」夫人以爲：自己太膽小了，自己倘

若再大膽一些，則或能說：你去和萊綺娜結婚罷！否則因為欲你向上起見，不許你再作卑劣之事了。但夫人却答道：「太可怕了，可能的話，就得叫他們結婚嗎？這樣可怕不法之事。——然人之繁殖是從這樣的關係生產的。而自己的身內，則有像幽靈之物糾纏着。是幽靈啊！當我聽到萊綺娜和沃史槐爾特那個聲音時，我好像看見一個幽靈在我面前。我想到這個，曼特爾史君，我想我們都是一種幽靈。那是從我們的父或母遺傳過來的，不僅在我們的身中，那就是種種死去了的思想，沒有生命的古舊信仰之物啊！」

恩格史托能特走了進來，告訴曼特爾史今夜開祈禱會，應了牧師的垂問，他說明和亡妻的關係，且說出了計劃中的水兵俱樂部之事。夫人發見了

出外的沃史槐爾特仍居於食堂中，吃了一驚。夫人和沃史槐爾特的會話乃開始：「沃史槐爾特！在飯後久坐是不很好的罷。」沃史槐爾特也走入室內說道：「我很喜歡如此。想到回來坐在阿娘的桌邊，就好像在阿娘的室中吃阿娘甘美飯菜。」夫人問他爲什麼不作畫，他說天氣不好，不能下筆，並說他自己有一種毛病。沃史槐爾特把受驚的母親放在一張椅子上，說這種毛病不是普通的毛病，以手把着說道：「母親，我的心已被破壞了，——荒廢了，——我已不能作二次的工作了。」說着以手支面，緊伏於母親的膝前而號泣。醫生說：「那是父親的罪孽報於兒子的緣故。」並謂：「假若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健康，世間一切之物——自己的未來，自己的生命。都如此了結，未免有些可惜。」夫人絕望了。沃史槐爾特求夫人給他

吃嗎啡。夫人叫萊綺娜點着了燈，命之取香檳酒來。沃史槐爾特一面吃着香檳酒，一面看見萊綺娜的活潑的美姿，對夫人說自己願與萊綺娜結婚。沃史槐爾特對稍稍恢復了一些元氣的夫人說了許多巴黎的繁華生活；並謂一回到家鄉，「生之樂」和「工作之樂」都沒有了。並罵：有人視工作爲贖罪之事。忽見曼特爾史自外進來，看見沃史槐爾特手持酒杯，問道：「究竟爲了什麼？」沃史槐爾特說要與萊綺娜結婚而同離家鄉。夫人問牧師可否把事情更說明一步，牧師說不可。沃史槐爾特問道：「母親，你對我有什麼隱瞞之事呢？」適於此時室外發生了一個可怕的聲音。走至室外一看，則有人在叫「孤兒院火起了！」曼特爾史，夫人和萊綺娜都匆匆走至室外。

結束 和前幕同一房室，門戶都開着，煤油燈還點在桌上，戶外黑暗微

弱的火燄，映出左方的背景。夫人和萊綺娜身上都裹火衣。「燒光了，連屋基也燒光了。」夫人放聲的說。曼特爾史，恩格史托能特都來了，爭論着起火的原因，說到事前未曾保火險及新聞紙的攻擊等。夫人聽了道：「那倒反而好了。那樣的孤兒院，是沒有什麼用的。」事情至此又一變。曼特爾史決定乘輪船出發。恩格史托能特對萊綺娜說道：「有困難的時候請到我的地方來罷！」又對夫人及沃史槐爾特說已把近時自己所計劃的水兵俱樂部改名為阿爾文俱樂部，作為故大尉的紀念，說着走了出去了。夫人道：「讓我代你揩面罷！」沃史槐爾特，你身上是十分濕啊！」說畢以自己的手帕代他揩面。萊綺娜也走了進來，恐怕阿爾文君不是好人。夫人對沃史槐爾特已說過「你是生之喜悅，」卻又說：「聽了這話，新的光已在我的

生活上發見了。」夫人真的充溢着這個生之喜悅。夫人說明「沃史槐爾特的父，在未生沃史槐爾特之前，早已把生活力破壞了。」暗示「沃史槐爾特和萊綺娜不能結婚的事情。」萊綺娜也有些覺到了。她不敢去看護病弱的阿哥。她說：「貧苦的女兒家在年輕時自討苦吃，是不對的。——雖然我也有『生之喜悅』，太太。」並謂能救出自己的，祇有曼特爾史君。

沃史槐爾特知道萊綺娜已經逃走，理想中的父親，除了把生理上可怕的遺傳傳給他外，一些關係也沒有，他完全沈入絕望的深淵中了。從衣袋中取出了嗎啡，請夫人在必要之時，以此給他吃。把驚逃了的夫人，追了回來，將門下了鎖。夫人無法，祇得應允。沃史槐爾特至此才安心而倒於椅上。天漸漸亮了。沃史槐爾特在昏睡之中叫着「太陽啊，太陽！」目無光

西特 原名 (Le Cid)

法劇作家孔乃爾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 作

西特

序說 此作主題，取自西班牙劇作家居來，特加斯託洛之作西特；非孔乃爾之創意。孔乃爾覺得若把加斯託洛所寫的粗暴殺伐的場面，照樣移植過來，實不合於優雅的法蘭西的趣味；因加修改，使成了自國趣味。把年代史式的動作，改成悲劇式的動作；以一二重要人物爲中心，使其他人物，活動於其周圍。他把可說是精髓的原因，由事件情節等訴於觀客的視官的外界的一切中轉出來，描寫了所謂人物的性格那樣的內在的世界。他想

把這世界給看客們的心眼看，所以此作也是以道德上的事件做根柢的「意志之凱歌。」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古典作家所奉為金科玉律的「三一律」，竟也被孔乃爾在此西特中打破了。其中雖有使用着表示出一向的惰力的敘事式的插話，和抒情詩的地方；但究竟是判然的確定了法蘭西的悲劇之典型。此作之情節，為主人公樂道利義，要報復父辱，殺了戀人茜茂之父，茜茂到國王前，要求取得父仇的戀人樂道利義的首級。結果因為樂道利義對於國家立了大功勳，救了他應遭的難。一言蔽之，這是名譽及義務與人情之爭。樂道利義乃西班牙之驍將，有西特綽號，威服敵國，題由此得名。

唐番那 (加斯底爾第一世之王)

特那伍拉克 (番那之皇女)

唐提句 (樂道利義之父)

唐歌默

高爾馬伯爵 (茜茂之父)

唐樂道利義 (茜茂之戀人)

唐桑西 (茜茂之單相思者)

唐西里西

唐阿龍士 (加斯底之紳士)

茜茂 (唐歌默之女)

萊諾兒（公主伍拉克之女師傅）

哀兒薇兒（茜茂之女師傅）

公主之隨從及其他多人。

場所 西班牙南部之都塞比尤。

年代 十一世紀。

第一幕 第一場：茜茂之女師傅哀兒薇兒告訴茜茂，他父親高爾馬伯爵已經允許了樂道利義的求婚。第二場：公主特那伍拉克私相思於樂道利義，他把這事由在女師傅萊諾兒前講明。第三場：唐提句即樂道利義之父，將被拔擢為公主的太傅。一向屬望於此職的高爾馬伯爵惡唐提句，引起爭論，把他恥辱。第四場：發了怒的唐提句在獨白中發洩其鬱憤，並述其

激怒。他年已老，力已衰；但有兒子樂道利義，他便想叫他報復此仇。第五場：樂道利義登場，父給他說受了高爾馬的侮辱之事，命他去報此恨。第六場：樂道利義在抒情的獨白中，抒述了可痛嘆的躊躇之情懷，他決去爲父報仇；只是他果能去打自己的戀人茜茂的父親嗎？雖然他終究起了決心，他以爲唯此能有名譽。

第二幕 第一場：高爾馬伯爵把大大的侮辱了唐提句的事，得意的咄咄的講給唐西里西聽；他又說單這般侮辱了他一番尙未滿足，他輕蔑唐西里西的忠告。第二場：樂道利義對高爾馬挑戰；高初擬避之，終仍答應了，二人便走向決鬪場去。第三場：公主安慰了悲傷的茜茂，因要防遏樂道利義和高爾馬之決鬪，所以在宮中請求把樂道利義追引開的計策。第四場：

樂道利義與伯爵同出發自邸的事，侍從們已告訴了茜茂，茜茂便追蹤二人之後，疾馳而去。第五場：公主悲嘆胸中的戀情，她想如果這般，她反而得到安慰；她以爲如果樂道利義打勝了高爾馬伯爵，將來他便能做自己女皇的配偶；因此他也能被尊爲萬乘之君。第六場：國王爲了樂道利義的情敵唐桑西加入了伯爵方面，對伯爵起了不快之感。時國王又聞知摩爾族人將迫近塞比尤城，下令防備。第七場：傳言伯爵被樂道利義所克服。第八場：茜茂痛哭伏倒於國王之脚下，要求父之仇人樂道利義之首級。唐提句庇護樂道利義不使他受不利，國王聽了二人之申訴後，宣告事情重大，付令會議再仔細調查；一方使唐桑西娶茜茂。

第三幕 第一場：樂道利義要到茜茂之邸宅去，女師傅哀兒薇兒阻之無

效。第二場：茜茂伸了唐桑西入室而來，唐桑西申言將爲女報復父之仇。

第三場：茜茂把漲裂胸口的激憤的感情，告知哀兒薇兒；她願殺了樂道利義，報了父仇之後，自己便也追著樂道利義之蹤去死。第四場：樂道利義會見了茜茂，他願把自己的一身，獻給於她。相思的兩人，互嘆己身之不幸。茜茂誓言無論怎樣，要殺了父的仇人才好；殺後，她自己也跟著同歸於盡。第五場：唐提句雖慶幸他兒子樂道利義給他報了仇，但終懷疑着兒子遭逢了反討之不幸；於是沒心緒的在市中散步探望着。第六場：唐提句遇得了樂道利義，安慰他並贊他的剛勇，感謝他的勞苦；但這且不去說他。這裏摩爾族人將打破塞比尤城；樂道利義卽出馬追擊，想得了大勝，蒙國王特赦，使茜茂歸於沈默。

第四幕 第一場：哀兒薇兒來告訴茜茂，樂道利義得了全勝，茜茂雖贊美戀人之戰功；但未至以是拋棄了復仇之志。第二場：公主來到茜茂處勸說，請她垂憐於於征服摩爾人的功臣；但未見効力。第三場：國王番爾那賞樂道利義之勞，問他舉得武功的情形的故事。第四場：傳言茜茂於國王前請求更改判決之件。第五場：國王欲試茜茂的心意之所在，使人告知茜茂，樂道利義於凱旋之歸途中，意外的死了。茜茂聽了，她想自己的戀愛，難道便這般容易的毀滅了，不覺悲傷氣絕；等到她醒來時，她知道樂道利義還活着，她便要求使他單身試技。唐桑西要求做茜茂方面的選手，國王同意；並約茜茂，她須嫁給那勝利者。

第五幕 第一場：樂道利義來到茜茂之邸宅，告訣別之辭；因為他自己

一些不曾被愛著在這次的試技中，他是希望一個死的。茜茂否之，切請其保重身體，幸勿拋棄對己戀慕之情。第二場：公主對於自己所寄思的樂道利義，不禁愛惜贊嘆；但她決意使其入茜茂之手。第三場：公主苦悶悲嘆之後，她告訴了她的師傅萊諾兒，她決心把樂道利義讓給茜茂。第四場：知道樂道利義的手腕的茜茂，把掛念與希望中漂浮著的煩悶，告訴了哀兒薇兒。第五場：打敗了的唐桑西攜劍歸於茜茂處，茜茂見了，她當做結果是唐桑西做了勝利者；她不欲聽他將說的事由，竟把他罵作殺樂道利義的仇人。第六場：國王登場，茜茂出而作悲哀的請願，她願把自己的財產給唐桑西，自己去入庵做尼，最後她終知道唐桑西是敗北了的。第七場：樂道利義請賜教，這回他用了新手腕，已屈服了茜茂之心；因是他要娶她做

妻。國王攜了樂道利義之手給茜茂作成了一對。爲了樂道利義的驍勇和名聲賜了赦，勸各從國王之約言，茜茂須嫁於勝利者；於是樂道利義得了全赦。

，血失去了。夫人絕望的披了髮，說：「我不忍見此，」從沃史槐爾特的胸中取出了藥，披散頭髮，說：「唉！唉！——索性，——唉！」無言直立。「太陽啊；太陽！」和先前一般的不動了。

浮士德

原名 (Faust)

原劇作者德詩人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序說

浮士德，是近代世界文學史上放著光輝的一大詩篇。

一七九〇年，初以零篇公於世。其次一八〇八年刊行第一卷。作者歿後的一八三二年刊行第二卷。是書前後費六十多年纔告完成。至於執筆始於何時，今已無從查考。惟從作者曾於一七七四年十月之初，親自將浮士德中的幾篇，朗讀給人聽的事實，推測起來，此作的一卷的一大半，似即於朗讀當年的九月間作成。其後或止或輟，幾經歲月，與席勒 (Schiller)

結至交，喚起更新的趣味，遂孜孜著作，其精進結果，便於一八〇六年，第一卷得告了一個很好的完成。一七九七年至一八〇一年，是作者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時代。浮士德的第二卷，即於此時代後着手，他的注用全力，是在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間。全部脫稿在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距彼逝世前僅僅八個月。此作的題材，是取於十六世紀；即宗教革命當時所產生的煉金者（魔法師）的傳說。其意義爲人若過分的使智慾增長，而求超越過自己經驗的認識時，便會被神所棄；而陷於永劫不復的地位。

第一卷

梗概 第一卷分二十四場，前面有獻詩，開場曰，天上序曲三篇。開場

白單述詩人非欲以迎合一般看客心意爲目的而作此劇，與浮士德全書的展開，沒甚關係。其次爲神與惡魔梅非司德番列間的問答，結局惡魔得了神的允可，誓欲去使善人浮士德墮落。原來神是相信，若是善人，便不論有怎樣的惡魔的誘惑，也決不會墮落，這是取材於舊約約伯記。在天上序曲，表現出全劇的根本意思；但有名的「自天下降，走過世間，去進地獄。」的名言，是在開場白的末了；因爲浮士德是不會知道神與惡魔間的相約。

浮士德於長年月間，隔絕浮世，悶居於霉臭的書室中，研究哲學，法學，醫學，甚至於神學也研究了；但竟一無所得。於是他去研究魔術，他苦心研究，始得把「地之精」召來；却不料反被那地精惡罵，心中因是不樂

。他於絕望之後，便想仰毒自盡。時適聞耶穌復活節的歌聲，遂懷念古昔，與助手華格納同至市外散步。各色各樣的人，都趣味盎然的話談往來着。浮士德把途中遇到一隻龙犬，引到自己的書齋中；而此龙犬實即欲誘浮士德墮落的惡魔梅非司德番列。至於梅非司（簡稱）裝成了遊歷諸國的學生風，而與浮士德作對談；那已是第三場的書齋。浮士德那時把他當作是地精的使者，他即刻偷偷的走出了那書齋；但重又登場，於第四場而斥罵理想，重視現實。（以上是「夜」，「市門前」，「書齋第一」，「書齋第二」，「等四場。」）

惡魔先把浮士德引到了拉白西的一家酒鋪，用了魔術來釀造所要的酒，使四個墮落書生暢飲，使浮士德見此泥醉亂舞的光景，把他的道心麻痺；

但沒有成功。這回想給他吃還童藥，便引他到了一個妖婆之家，低低的竈上，放着製藥的大鍋，邊上有長尾猿看守着。浮士德對於妖術，雖沒有趣味；但在妖婆處飲了異樣的液體，過了一定的時辰，藥性顯著的發足時，他便忽然返了童稚，連聲音也變了小小的。不知在何處睡着時生起來的情慾，如今旺盛的發動起來了。他對看著鏡面映着的絕世美人，頻頻心躍，這時梅非司便暗喜我計已售，更使他接近瑪路萊丹又名格來西亨的清淨無垢的一少女。於是有名的「格來西亨的悲劇」便開幕。浮士德在街頭見過了瑪路萊丹以後，連夢中也不能把她的嬌姿忘懷；他責成梅非司，在那少女外出的時候，偷偷的去把一付彎曲式的黃金的耳環，放進那裏下了鎖的衣箱內；但瑪路萊丹竟把那耳環去給她母親看，她母親便拿來交給僧侶。

梅非司知道了這事非常的發憤，浮士德又迫他再給一次和以前一樣的裝飾品。（以上爲「亞凡伯哈酒肆，」「妖婆住窟，」「街頭，」「夕暮，」「散策」的五場。）

言語變換，又說瑪瑤萊丹的鄰家，住着一個被主人逐出的少婦名叫茂爾丹。這時瑪瑤萊丹把第二回梅非司給他偷偷藏進在箱內的裝飾物去叫茂爾丹看。剛巧梅非司來了，他來告訴茂爾丹她丈夫在意大利病（梅毒）死的消息；但婦人不信，那晚便叫浮士德來作證人，使他們相會；又邀瑪瑤萊丹也來加入。梅非司把此事首尾，告訴了浮士德，又說茂爾丹是野合的媒介所裏的女人。自從這一夜的會見之後，瑪瑤萊丹對浮士德入了迷。浮士德在幻術的快樂中把這一切事都忘了，他把這個當作是地精之神的賜物，

使他覺得千萬無量的感謝；他覺得如梅非司那樣應感謝的人是沒有了。於是浮士德一步一步的陷入了墮落之深淵，每夜與女媁曳而入迷；只是女母從中阻梗，因而爲了戀愛，便與盲目不知輕重的少女計畫，乘人不知，去毒害女母。浮士德又與女兄華倫亭決鬪，把他也殺了。自此慘事發生後，他便不能再在本地住下去，就此跟了梅非司，逃隱到哈爾支山脈的部落根山頂去。這時正當華爾普羅基司祭（五月一日）的晚上，在那裏有妖魔與魔法師的大集會。梅非司打算約浮士德見此醒目的光景，使其心意紛亂而忘去瑪璐萊丹的事；只是他的思念戀人之心，始終不變。（以上「鄰家，」街上，」庭園，」森林及洞，」格來西亨居室，」茂爾丹之庭園，」華爾普羅基斯節之夜，」同夢之場」的八場。）

這里格來西亨（即瑪瑛萊丹）聽到了朋友間的謠言，她自己的不義之罪，也越使他恐怖起來。他在聖母像前求教而煩悶着之間，母死了，兄也被殺，情人也就遁了。他住在寺院中，則又受惡魔之責。這時她正覺得無身無世的當兒，竟又得分娩她那不道德的惡魔所構成的結晶，她終究是發狂了，殺了自己的兒子。她在行蹤不被人知的彷徨飄流中，仍被逮捕而入監獄。這里浮士德催促梅非司深夜馳黑馬於天空，同去訪格來西亨的牢獄。他百方勸解，而女仍誓言爲要消滅在此世之罪，願受處刑。梅非司欲使浮士德歸善，他便走出了牢獄，這時牢內因懺悔而心受神的救助的格來西亨，卒爲恩愛之情所牽，其呼浮士德之小名亨利亨利之聲，達於門外。第一卷至此終。（以上「井邊」，「市內」，「夜」，「寺院」，「愁日及郊野」，「

曠野之夜，「牢獄」的七場。）

第二卷

梗概 第二卷爲五幕二十四場，非直接第一卷者。浮士德其後幾經歲月，與自然爲友，以慰安其心懷；但全歸徒勞。在第一卷中出現的浮士德，心雖自由；但其形體完全爲梅非司所玩弄，而捲入破滅之火中。如今第二卷中的浮士德，差不多已不爲惡魔之手所制。第二卷之開始，是看後會覺得心地舒暢的花草滿野的夕暮的光景。浮士德疲於精神之奮鬪，身受良心之笞責後，他要求安眠；他纔得薄睡去時，善魔却唱着美妙之歌，翱翔於其身邊，欲愈其心之傷；更以忘河之水，洗去其罪惡的過去。其間太陽現出將昇起的氣色，浮士德一眼醒來，果然，他覺得心神爽快，全身似滿漲

着躍躍的活力。時梅非司須依從和善神所約，引彼入於「大世界。」（第一卷中僅使見着小世界）他便自己先入皇宮，剛巧諸大官齊集在龍座之前，陳述着財政的疲弊。梅非司利用了這個機會，他便於那時舉行謝肉節的化裝演技的紛亂中，廣造了銀行紙幣，使皇帝署名，去叫浮士德樹立賑國的特勳。單這麼去取好於皇帝，那倒沒甚不了的，可是皇帝又要命浮士德用會試過的魔術的手腕，喚出古代神話中的柏利斯和海崙娜（美人）來。浮士德便急急去和梅非司相商，但爲了異端者都進地獄，他不能製造這二個人。這時他教給浮士德魔法的秘訣，使入恐怖的「母人」之國土，（那里是製造萬物原緣的玄妙不可思議的神族）獨力祈求柏利斯和海崙娜出國；但爲了海崙娜是太美了，浮士德對之竟入迷得比其他人們更甚，甚至他想

把她從柏利斯手中奪過來，他便以手摸觸到海崙娜身上去；却不料便因此氣絕場中，消失了兩種精靈。梅非司便背擔了真暗三寶和浮士德，逃出了宮中，遁歸舊居。（以上第一幕）

此處爲舊而狹隘的各德風的房間，是浮士德的舊居。爲了海崙娜而迷醉倒的浮士德，這時正氣都沒有的轉輾於床上。他自遁出此室已幾經年月；但室內的樣子，絲毫未改。他的裘的衣，以前掛在釘上，現在還是這般；梅非司拿起來略一推動，卽見無數的蛾飛出來。浮士德以前的助手華格納，目下正用了結晶法，在製造一個小人名霍蒙哥斯的研究中。這回得了梅非司的助力，成功了。他便聽了這小人霍蒙哥斯的告訴，知道了浮士德戀慕古希臘，而做着看見了列達的夢；因而他便把昏夢中的浮士德，引到了

古代的希臘去了。目中所出來的是完全黑暗的法爾薩斯的野邊。這日正當是希臘諸神，在此地做着「法爾普羅基斯紀念」的日子。浮士德身體剛踏上希臘之地，他便從昏睡中醒過來，他問海崙娜在那裏？至此浮士德梅非司霍蒙哥斯三人便各別去行動。浮士德去找尋海崙娜，但什麼地方也找不着，他徘徊在披那奧斯的河邊，遇見了半人半馬的英雄，（與希臘理想的古英雄等爲同時之人，乃阿西爾和海崙娜的師傅）請他介紹海崙娜。他却把浮士德當作狂人，去引渡給了名叫門徒的女僧。其後浮士德又受了女僧的慫恿，到地下界的女王普洛澤爾披娜那里去，想把海崙娜領來，他便走入了黑暗的路上。梅非司本不能立足於沒有罪瀆過的希臘古代，便和黑暗妖女通好。至於思想之結晶塊的霍蒙哥斯，則想得一個肉體，走向愛蓋伊亞

之海去。(以上第二幕)

話說這里和前幕沒有關係，海崙娜重又得歸回她的故鄉。她與侍女一同越過了海，入梅納洛斯的城裏。這時變成醜惡的福個古亞斯的梅非司，裝成女執事的風俗而逸了出來。他宣告梅洛斯(末)想把海崙娜奉獻於神的計畫。海崙娜聽得了這個宣布，她爲了安慰她的日暮途窮，想去要求構城於斯帕爾北方連山的君主(浮士德)來保護；因此便和她的侍女一同到了那邊。話說浮士德這時做著一城之主，住在完全是含有古味的盡善盡美的屋內。(中世文化的代表物)後來他與侵略進來的梅納洛斯軍作戰，得了大捷，遂割領地，封功臣，自己只與海崙娜結婚。(這是傳奇派藝術，與古典派藝術，即中世紀與古代相融合的意思。)在和平的阿爾加地地方，

享樂著美麗的自然。兩人間便生出了可愛的美男兒，名叫「奧福林。」不覺之間，那孩子已生長起來，天性縱放，不受羈束，不聽父母之命。有一回把衣當作可飛昇的翼，飛到空中，頭上發生光芒，和菩薩一般；只是倏忽之間，墜落了下來，墜下在父母脚下，就此殞了命。他遺留下的，只有一些衣類和樂器，身體便這般消失了。（據說奧福林的化身，便是拜倫。）

海崙娜爲了自己兒子的殞命失蹤，一直追跡到地下界。一會不自覺着自己的幸福的浮士德，騎上了變成雲的海崙娜的衣服，飛回北方的故鄉去了。

（注意）此一幕是梅非司的魔術工作著的影戲般的單獨配景，與前後幕沒有聯絡。所以前幕的浮士德之地下界行，和這幕的海崙娜之出現，是沒有關係的。（以上第三幕）

浮士德在後回到了德國，他本來是連至高尙的享樂，也不能使他得到滿足的，有時反而給他以苦惱的經驗。如今的他起了一個旺盛的念頭，他想轟轟烈烈的做一番大事業，他想謀人民的幸福。他正立在高山的峯巔，爲了未來的努力，非常興奮的時候，剛巧梅非司穿着七哩長靴，飛一般的來追他的蹤迹；他便趕緊爽直的說明了自己的決心，和梅非司相商。梅非司這一向正苦着他的放縱自慢的增長，但到了如今，他更加是非幫助浮士德不可，他便允許了他。話說兩人以前曾膺造了銀行紙幣，但究竟因爲是用了魔術的，只不過一時眩了人的眼；終究不會有正金之可以兌出。而財政便越弄越困難了。於是不滿於那時的皇帝的施政的惡僧侶（名爲守護帝位，實則反而在製造國政紊亂之基。）的一派，以瀕於衰亡的德國國運之挽

回爲名，擁立新帝，對現帝挑戰。這裏浮士德便出來加入維持現帝，他用梅非司魔術之力，得了大勝利。以是他勳功拔羣，頗得君寵。他又得如他所望，蒙皇帝賜了荒蕪的海岸地，作他的采邑。他立即達到把喜歡那地的人們，都移住到那里的計劃。（以上第四幕）

浮士德終得着於理想的大事業了，先於海岸築起堤防，開掘通於內地的運河。漸次的把人民移住過去，使他們從事於開隧道或航舟，到處便成立了許多村落；但這時他已經達到了百年的高壽。第二卷中的浮士德在四幕終時，已經是五十多歲，所以他自做了此地的領主以來，可知道早已過去五十年。這般過去，他的事業漸漸成了功；但要把他的目的如意的達到，尚須藉他依附着的梅非司之力。只是結果，竟發生了他所想不到的無道

的事；譬如慘殺那地久住的老婦，並燒其家，這種事完全是他所不願的。所以他怒叱了梅非司，並摒斥了他；然後獨自去立在高樓之上，蕭然的看着火消滅。這時出現了憂愁等三個老女，浮士德雖只能用他的權力，逐去三女中的困惱和貧乏，終不能引去那憂愁老女。浮士德又起了把那巨流之水乾涸了，去謀土地的便利那樣的企圖；只是憂愁走進了他的房間，竟不可容赦的去苛責浮士德的心理，使浮士德好像見可怖的「死」之黑影，追逐的將逼上他身邊來。他便以為他的目的是不能達了；但尚有未完的事業，所以現在是不能死的。他爲了被憂愁吹起了氣息，因而盲了目。肉眼雖則損壞，不撓的勇氣，却仍舊在他的胸中發著燦然的光。他就爲了大事業之繼續，命令梅非司開掘濠溝，他自己因爲不能看見，便聽他的聲音，知

道他的工事之進步而樂著；但不料饑鬼和骸骨（他們其實是奉了梅非司的命的）他們不掘濠溝，却去爲浮士德開墓窟。如以上所述，梅非司使浮士德嘗味了現實界的一切快樂；但浮士德卒竟無一能滿意，他的長長的生命，至此便告終了。單這般看來，好像梅非司是得了勝利；但其實是正反對的。浮士德的始終不能滿足於由魔術得來的現實慾，正是惡魔用了遠大的眼光想把他引入邪道而不能的證據；因此天使之羣，便從兇暴的惡魔的手裏，把浮士德的靈魂奪了來，引他到了天國。那時以懺悔邀得了神寵的格來西亨，更給她在大慈大悲的天國的女王前負了責，領得了瑪利亞的吩咐，在雲上去迎接她的久別的戀人。天使之羣，唱着「我等救不絕努力而疲倦的人」的神秘合唱。